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

母亲的故事

叶君健译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49 年版本

母 亲 的 故 事

〔丹〕安徒生著

叶君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68,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83 定价: 0.40 元

目 次

紅鞋	1
跳高者	12
牧羊女和掃烟囱的人	16
丹麥人荷尔格	26
賣火柴的小女孩	36
城壘上的一幅画	41
瓦尔都窗前一瞥	43
老路灯	47
鄰居們	59
小杜克	79
影子	89
老房子	111
一滴水	127
幸福的家庭	131
母親的故事	138
譯后記	148

紅 鞋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一个非常可爱的、漂亮的小女孩。不过她夏天得打着一双赤脚走路，因为她很貧窮。冬天她拖着一双沉重的木鞋，脚背都給磨紅了，这是很不好受的。

在村子的正中央住着一个年老的女鞋匠。她用旧紅布片，坐下來尽她最大的努力縫出了一双小鞋。这双鞋的样子相当笨，但是她的用意很好，因为它們是为这个小女孩縫的。这个小姑娘名叫珈倫。

在她的媽媽入葬的那天，她得到了这双紅鞋。而且这是她第一次穿。的确，这不是戴孝时穿的东西；但是她却没有別的鞋子穿。所以她就把她的一双小赤脚伸進去，跟在一个簡陋的棺材后面走。

这时候忽然有一輛很大的旧車子开過來了。車子里坐着一位年老的太太。她看到了这位小姑娘，非常可憐她，于是就對牧师①說：

“把这小姑娘交給我吧，我会待她很好的！”

珈倫以为这是因了她那双紅鞋的緣故。不过老太太說紅鞋很討厭，所以便把这双鞋燒掉了。不过現在珈倫却穿起干淨整齐的衣服來。她学着讀書和做針綫，別人都說她很可愛。不过她的鏡子說：“你不但可愛；你簡直是美麗。”

有一次皇后旅行全國；她帶着她的小女兒一道，而这就是一個公主。老百姓都拥到宮殿門口來看，珈倫也在他們中間。那位小公主穿着美麗的白衣服，站在窗子裏面，讓大家來看她。她既沒有拖着后裾，也沒有戴上金王冠，但是她穿着一双華麗的紅絨皮鞋。比起那个女鞋匠为小珈倫所做

的那双鞋來，这双鞋当然是漂亮得多。世界上沒有什么东西能跟紅鞋比較！

現在珈倫已經很大，可以受坚信礼了。她將会有新衣服穿；她也会穿到新鞋子。



① 在旧时的欧洲，孤兒沒有家，就由当地的牧师照管。

城里一个富有的鞋匠把她的小脚量了一下——这件事是在他自己店里、在他自己的一个小房间里做的。那儿有许多大玻璃架子，里面陈列着许多整齐的鞋子和擦得发亮的靴子。这全都很漂亮，不过那位老太太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不感到兴趣。在这许多鞋子之中有一双红鞋；它跟公主所穿的那双是一模一样。它们是多么美丽啊！鞋匠说这双鞋是为一位伯爵的小姐做的，但是它们不太合她的脚。

“那一定是漆皮做的，”老太太说，“因此才这样发亮！”

“是的，发亮！”珈倫说。

鞋子很合她的脚，所以她就买下来了。不过老太太不知道那是红色的，因为她决不会让珈倫穿着一双红鞋去受坚信礼。但是珈倫却去了。

所有的人都在望着她的那双脚。当她在教堂里走向那个圣诗歌唱班门口的时候，她就觉得好像那些墓石上的雕像，那些戴着硬领和穿着黑长袍的牧师以及他们的太太的画像都在盯着她的一双红鞋。当牧师正把手搁在她头上、讲着神圣的洗礼、她与上帝的誓约以及当一个基督徒的责任的时候，她心中只想着她的这双鞋。风琴奏出庄严的音乐来，孩子们的美丽的声音唱着圣诗，那个年老的圣诗队长

也在唱，但是珈倫只想着她的紅鞋。

那天下午老太太听大家說那双鞋是紅的。于是她就說，这未免太胡鬧了，太不成体統了。她还說，从此以后，珈倫再到教堂去，必須穿着黑鞋子，即使是旧的也沒有关系。

下一个星期日要举行聖餐。珈倫看了看那双黑鞋，又看了看那双紅鞋——再一次又看了看紅鞋，最后决定还是穿上那双紅鞋。

太陽照耀得非常美麗。珈倫和老太太在田野的小徑上走。路上有些灰塵。

教堂門口有一个殘廢的老兵，拄着一根拐杖站着。他留着一把很奇怪的長鬍子。这鬍子与其說是白的，还不如說是紅的——因为它本來就是紅的。他把腰几乎弯到地上去了；他問老太太說，他可不可以擦擦她鞋子上的灰塵。珈倫也把她的小脚伸出來。

“这是多么漂亮的舞鞋啊！”老兵說，“你在跳舞的时候穿它最合适！”于是他就用他的手在鞋底上敲了几下。老太太送了几个銀毫給这兵士，然后便帶着珈倫走進教堂里去了。

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望着珈倫的这双紅鞋，所有的画像

也都在望着它們。当珈倫跪在聖餐台面前、嘴里銜着金聖餐杯的时候，她只想着她的紅鞋——它們似乎是浮在她面前的聖餐杯里。她忘記了唱聖詩；她忘記了念禱告。

現在大家都走出了教堂。老太太走進她的車子里去，珈倫也抬起她的脚踏進車子里去。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个老兵說：

“多么美丽的舞鞋啊！”

珈倫經不起这番贊美：她要跳几个步子。她一开始，一双腿就不停地跳起來。这双鞋好像控制住了她的腿似的。她繞着教堂的一角跳——她沒有办法停下來。車夫不得不跟在她后面跑，把她抓住，抱進車子里去。不过她的一双脚仍在跳，結果她猛烈地踢到那位好心腸的太太身上去了。最后他們脫下她的鞋子；这样，她的腿才算安靜下來。

这双鞋子被放在家里的一个櫥櫃里，但是珈倫忍不住要去看。

現在老太太病得躺下來了；大家都說她大概是不会好了。她得有人看护和照料，但这种工作不是別人而是應該由珈倫做的。不过这时城里有一个盛大的舞会，珈倫也被請去了。她望了望这位好不了的老太太，又瞧了瞧那双紅

鞋——她覺得瞧瞧也沒有什麼害處。她穿上了這雙鞋——穿穿也沒有什麼害處。不過這麼一來，她就參加舞會了，而且開始跳起舞來。

但是當她要向右轉的時候，鞋子卻向左边跳。當她想要向上走的時候，鞋子却要向下跳，要走下樓梯，一直走到街上，走出城門。她舞着，而且不得不舞，一直舞到黑森林里去。

樹林中有一道光。她想這一定是月亮了，因為她看到一個面孔。不過這是那個有紅鬍子的老兵。他在坐着，點着頭，同時說：

“多么美麗的舞鞋啊！”

這時她就害怕起來，想把這雙紅鞋扔掉。但是它們扣得很緊。於是她扯着她的襪子，但是鞋已經生到她腳上去了。她跳起舞來，而且不得不跳到田野和草原上去，在雨里跳，在太陽里也跳，在夜里跳，在白天也跳。最可怕的是在夜里跳。

她跳到一个教堂的墓地里去，不過那兒的死者並不跳舞：他們有比跳舞還要好的事情要作。她想在一个長滿了苦艾菊的窮人的墳上坐下來，不過她靜不下來，也沒有辦法



休息。当她跳到教堂敞着的大门口的时候，她看到一位穿白长袍的安琪兒。她的翅膀从他的肩上一展到脚下，她的面孔是庄严而沉着的，她的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剑。

“你得跳舞呀！”她说，“穿着你的红鞋跳舞，一直跳到你发白和发冷，一直跳到你的身体干缩成为一架骸骨。你要从这家门口跳到那家门口。你要到一些骄傲自大的孩子们所住的地方去敲门，好叫他们听到你，害怕你！你要跳舞，不停地跳舞！”

“请饶了我吧！”珈倫叫起来。

不过她没有听到安琪兒的回答，因为这双鞋把她带出门，到田野上去了，带到大路和小路上去了。她得不停地跳

舞。

有一天早晨她跳过一个很熟識的門口。它里面有唱聖詩的聲音，人們抬出一口棺材，上面飾得有花朵。这时她才知曉那个老太太已經死了。于是她覺得她已經被大家所遺棄，被上帝的安琪兒所責罰。

她跳着舞，她不得不跳着舞——在漆黑的夜里跳着舞。这双鞋帶着她走过荊刺和野薔薇；这些东西把她刺得流血。她在荒地上跳，一直跳到一个孤伶伶的小屋子面前去。她知道这兒住着一个劊子手。她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了一下，同时說：

“請出來吧！請出來吧！我進來不了呀，因为我在跳舞！”

劊子手說：

“你也許不知道我是誰吧？我就是砍掉坏人腦袋的人呀。我已經感覺到我的斧子在顫動！”

“請不要砍掉我的头吧，”珈倫說，“因为如果你这样做，那末我就不能懺悔我的罪过了。但是請你把我这双穿着紅鞋的脚砍掉吧！”

于是她就說出了她的罪过。劊子手把她那双穿着紅鞋

的脚砍掉。不过这双鞋帶着她的小脚跳到田野上，一直跳到深黑的森林里去了。

他为她配了一双木脚和一根拐杖，同时教给她一首死囚們所常唱的聖詩。她吻了一下那只握着斧子的手，然后就向荒地上走去。

“我为这双紅鞋已經吃了不少的苦头，”她說，“現在我要到教堂里去，好讓人們看看我。”

于是她就很快地向教堂的大門走去，但是当她走到那兒的时候，那双紅鞋就在她面前跳着舞，弄得她害怕起來。所以她就走回來。

她悲哀地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流了許多伤心的眼泪。不过当星期日到來的时候，她說：

“喂，我受苦和斗争已經够久了！我想我現在跟教堂里那些昂着头的人没有什么兩样！”

于是她就大胆地走出去。但是当她刚刚走到教堂門口的时候，她又看到那双紅鞋在她面前跳舞：这时她害怕起來，馬上往回走，同时虔誠地懺悔她的罪过。

她走到牧师的家里去，請求在他家当一个佣人。她願意勤懇地工作，尽她的力量做事。她不計較工資；她只是希

望有一个住处，跟好人在一起。牧师的太太憐憫她，把她留下來做活。她是很勤快和用心思的。晚間，当牧师在高声地朗誦聖經的时候，她就靜靜地坐下來听。这家的孩子都喜欢她。不过当他們談到衣服、排場和像皇后那样的美丽的时候，她就搖搖頭。

第二个星期天，一家人全到教堂去做礼拜。他們問她是不是也願意去。她滿眼含着泪珠，淒慘地把她的拐杖望了一下。于是这家人就去听上帝的訓誡了。只有她孤独地回到她的小房間里去。这兒不太寬，只能放一張床和一張椅子。她拿着一本聖詩集坐在这兒，用一顆虔誠的心來讀里面的字句。風兒把教堂的風琴声向她吹來。她抬起她被眼泪所潤湿了的臉，說：

“上帝啊，請幫助我！”

这时太陽在光明地照着。一位穿白衣服的安琪兒——她一天晚上在教堂門口見到过的那位安琪兒——在她面前出現了。不过她手中不再是拿着那把銳利的劍，而是拿着一根开滿了玫瑰花的綠枝。她用它触了一下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就升得很高。凡是她所触到的地方，就有一顆明亮的金星出現。她把牆触了一下，于是牆就張开。这时她就看

到那架奏着音乐的風琴和繪着牧师及牧师太太的一些古老画像。做礼拜的人都坐在很講究的席位上，唱着聖詩集里的詩。如果說这不是教堂自动來到这个狭小房間里的可憐的女孩面前，那就是她已經到了教堂里面去。她和牧师家里的人一同坐在席位上。当他們念完了聖詩、抬起头來看的时候，他們就点点头，說：

“对了，珈倫，你也到这兒來了！”

“我得到了寬恕！”她說。

風琴奏着音乐。孩子們的合唱是非常好听和可愛的。明朗的太陽光溫暖地从窗子那兒射到珈倫坐着的席位上來。她的心充滿了那么多的陽光、和平和快乐，弄得後來爆裂了。她的靈魂騎在太陽的光綫上飛進天國。誰也再沒有問起她的那雙紅鞋。





跳高者

有一次，跳蚤、蚱蜢和跳鵝^① 想要知道它們之中誰跳得最高。它們把所有的人和任何願意來的人都請來參觀這個偉大的場面。它們這三位著名的跳高者就在一個房間里集合起來。

“對啦，誰跳得最高，我就把我的女兒嫁給誰！”國王說，“因為，假如讓這些朋友白白地跳一陣子，那就未免太不像話了！”

跳蚤第一個出場。它的態度非常可愛：它向四周的人

敬礼，因为它身中流着年輕小姐的血液，習慣于跟人类混在一起，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蚱蜢就出場了，它的确是很粗笨，但它的身材很好看。它穿着它那套天生的绿制服。此外，它的整个外表說明它是出身于埃及的一个古老的家庭，因此它在这兒非常受到人們的尊敬。人們把它从田野里弄过来，放在一个用紙牌做的三層樓的房子里——这些紙牌有画的一面都朝里。这房子有門也有窗，而且它們是从“美人”身中剪出來的。

“我唱得非常好，”它說，“甚至十六个本地產的蟋蟀从

① 这是丹麦一种旧式的玩具，它是用一根鵝的胸骨做成的；加上一根木栓和一根綫，再擦上一点臘油，就可以使它跳躍。

小时候开始唱起，到現在还没有獲得一間紙屋哩。他們听到我的情形就嫉妒得要命，把身体弄得比以前还要瘦了。”

跳蚤和蚱蜢这两位毫不含糊地說明了它們是怎样的人物。它們認為它們有資格和一位公主結婚。

跳鵝一句話也不說。不过据說它自己更覺得了不起。宮里的狗兒把它嗅了一下，很有把握地說，跳鵝是來自一个上等的家庭。那位因为從來不講話而獲得了三个勳章的老顧問官說，他知道跳鵝有預見的天才：人們只須看看它的背脊骨就能預知冬天是溫和还是寒冷。这一点人們是沒有办法从寫曆書的人的背脊骨上看出來的。

“好，我什么也不再講了！”老國王說，“我只須在旁看看，我自己心中有数！”

現在它們要跳了。跳蚤跳得非常高，誰也看不見它，因此大家就說它完全沒有跳。这种說法太不講道理。

蚱蜢跳得沒有跳蚤一半高。不过它是向國王的面上跳過來，因此國王就說，这簡直是可惡之至。

跳鵝站着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大家就認為它完全不能跳。

“我希望它沒有生病！”宮里的狗兒說，然后它又在跳